

詩

問

詩問卷五

棲霞曠書堂原本

雅

孫男聯

蓀
芬

校字

曾孫男國

瑞
芬

同校字

大雅

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
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於歎辭言文王神在上昭明于天周自后稷其邦雖
舊至於文王其命已新德昭于天有周豈不顯乎命
已維新帝命豈不時乎文王一升一降赫然在上帝

左右言其神可畏成王當戒之牟氏曰若令周德不顯則帝命不時矣文王在帝左右是周之顯也亹亹文王令聞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牟氏曰陳舊也哉始也余曰言文王於德勉勉不倦其美善聲聞亦無已時於是帝命維新舊時所宜錫周者今始錫之則在其子孫瑞玉曰維文王孫子言文王慶流後裔起念祖也因言文王孫子嫡爲天子庶爲諸侯量皆百世又能錫福臣下使凡周之士雖

不顯者亦得保世無窮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濟濟多士文王以寧

思辭也楨榦也傳云濟濟多威儀也言保世之士雖不大顯者猶能翼翼勉敬開啟後人於是美大之士皆生王國王國又有作人之澤能令之生以爲楨榦文王亦賴以安余問多士生奚止文王寧瑞玉曰後世寧亦文王寧爾詢於八虞容於二號文王固是寧

嚴華谷云生此王國天生之也
王國克生王國能有以生之也

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之孫子其麗不億上帝旣命侯于周服

穆穆深遠貌假大也麗數也言文王進德之功繼續光明不已於敬是以受天大命因有商之孫子又言商之孫子其數不止於億然上帝旣命維爲臣服事於周盛德不可爲眾也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裸將于京厥作裸將常服黼冔王之蓋臣無念爾祖

膚大有肌也敏疾於事也裸灌鬯也黼黼裳冔殷冠

蓋進也言商人臣服於周疑天命有常矣然周之不
德亦將臣人靡有常也觀庸敏之士助祭周京其爲
祭賓常服其故服王之忠臣親見之得不告王念爾
祖不念懼及也

無念爾祖聿脩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
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

鑒鏡也駿大也戒成王念祖在於述修祖德長言配
合天命則多福自來又言殷先哲王所以未喪失民
心皆由能配天而行後之人不嗣爾是宜以殷賢愚

爲鏡天之大命不易可保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
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儀象也刑法也言天命不易保善不可不傳於後無
令及汝身而止當須宣明義理以訪問人必有能虞
度殷事知所以興亡自天者又言上天之事無聲臭
可聞如何度知惟有法文王則萬邦起而信之文王
德昭于天也

文王七章章八句

文王周公戒成王也褒揚先德勸勉嗣王鑒於
殷商祈天永命爾呂氏春秋以爲周公作

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忱斯不易維王天位殷適使
不挾四方

明明察也忱信也挾有也瑞玉曰君德明明在下由
天威赫赫在上不可慢易言此以起下也是以天難
倚信王位不易可保紂居天位爲殷正嫡以其昏德
乃使不有四方天何可信余曰適之也天位旣之殷
矣一旦乃奪之是天難忱也

擊仲氏任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于京乃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嬪婦也仲任繫夫而言大任繫子而言身娠也言周德之興由聖賢擊國仲文任氏自彼殷商諸侯之國來嫁爲婦於周京乃與王季共修德大任端一誠莊及有娠能胎教乃生此聖人文王余問曰嬪于京誰曰之瑞玉曰嬪是婦人美號曰者人稱之來嫁于周人見其有婦德美之曰嬪號之爲京室之婦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以

受方國

懷來也言文王大聖常存小心故能翼翼敬慎明事
上帝遂以身懷來多福其德公正不回邪以受四方
歸附之國瑞玉曰受也者必有授也孰授之天授之
三分天下有其二文王無心焉順受之而已

天監在下有命旣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之陽在
渭之涘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載年也合配也嘉昏禮也子女也言文王在下天監
視之有命旣集於身又生賢妃佐之故於其初年天

己默爲定配在洽陽渭涘聞及文王行嘉禮納采問名而後知大邦有賢女

大邦有子倪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倪天未詳疑莘國君之號繫其父母故稱子繫其君兄故稱妹猶云東宮得臣之妹著其貴也文禮也祥吉也言納采問名之後既卜得吉因納幣定之親迎于渭重大昏之禮造舟爲梁禮儀殷盛豈不顯著其允美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文維莘長子維行篤
生武王保右命爾變伐大商

長子伯邑考也行列也變和也瑞玉曰前言有命既
集命文王也此言有命自天生武王也余曰命此文
王于周京得賢妃纘繼大任文事實維莘國大姒也
大姒之子十人自長子而下皆有行列其中武王尤
天所篤生故特保右命之使和順其伐商之事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野維予侯興上帝臨文無
貳爾心

矢誓也侯武王爲殷諸侯也貳疑也汝爾皆謂武王
也言天既命武王伐殷其時人心歸附殷商之旅皆
叛紂來會眾多如林武王猶有疑心誓于牧野乃曰
維予殷侯爾今興起革命恐不宜如林之眾咸贊之
曰上帝臨視於汝無復疑貳爾心言天與人歸之

牧野洋洋檀車煌煌駟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
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驃馬白腹曰驃師太師尚父號也涼漢書作亮佐助
也會朝合戰之且也言戰地寬廣兵車鮮明馬又彊

壯其時大將實維呂望耆其勇略輔佐武王遂伐大商一戰而克不崇朝天下清明無復濁亂之政牟氏曰邑姜蓋時尚在例不可合褒故稱尚父以見之尚父邑姜之父也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大明戒成王也首言殷所以滅亡失天下如彼其易次言周所以興隆累世積德男女聖賢得天下如此之難欲嗣王永鑒爾

繇繇瓜瓞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亶父陶復陶穴未

有家室

瓞小瓜也瓜近本初生者常小至末而大以喻周自后稷以後皆微至大王始大也民周人古公猶先公亶父字或云名也陶窯也復重窯也穴土室也言周嘗中微其始生從漆沮之土公劉時至於古公尙陶居穴處未立室家著王業之難

來胥字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至于岐下爰及姜文聿

來朝耆老也姜文大姜有駒氏女也胥字相宅也

言古公避狄難因耆老來朝屬而告之遂走馬而去
循漆沮水厓至岐下於是與姜女共來相宅居焉胥
宇及姜女著賢智也瑞玉曰據經文當是古公先相
之復與大姜觀可否故至岐之後方言爰及聿來也

案顧氏日知錄第二十九卷云古者馬以駕車不可
言走日走者單騎之稱古公之國鄰於戎翟其習尚
有相同者然則騎射之法不始於趙武靈王也程大
昌雍錄曰恐此時或已變乘爲騎蓋避翟之速不暇
駕車董氏曰顧野王作來朝趣馬

周原膴膴堇荼如飴爰始爰契我龜曰止曰時築
室于茲

周地名在岐山南廻廻肥美貌堇烏頭也荼蓼屬也
契灼龜也時土功之時也言胥字得周原其土肥美
苦菜皆甘如飴於是始於己謀於眾卜於龜其繇辭
曰可居止又曰可以時築室於此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
爰執事

左右居民東西列也宣導也言旣得卜乃慰安眾民
使止居之公宮在中廩列左右定民居也乃疆理其
經界導其溝洫治其田畝制民產也凡自西往東從

幽至岐之地於是周徧執事言無曠土游民也

案場子方

言第三卷云慰尻也
注引周官云夫一廛宅也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以載作

廟翼翼

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起徒役故召之縮束也載上下相承也言民事既定乃召有司使立城郭宮室先以繩直之乃束版築之作廟成翼翼然嚴正余問營宮室先宗廟經胡不然瑞玉曰禮家所言非遷國時也又營者營度之未便作之下文立冢土亦在立門

後

抹之陁陁度之薨薨築之登登削屢馮馮百堵皆興
鼓弗勝

捄實土於槩也陁陁眾貌度投土於版也薨薨眾聲
登登杵聲削屢牆成而屢削治之馮馮牆堅聲磬鼓
鼓役事磬大鼓鼓小鼓也此章又詳言築作之事人
眾力齊百堵一時興起或磬或鼓不能節止之言勸
事樂功瑞玉曰不言丹膚黝堊者爲子孫久遠計牆
屋皆取渾堅不尙華飾

迺立皋門皋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
醜攸行

皋門王之郭門伉高貌應門王之正門將將嚴正貌
冢土大社也戎西戎卽昆夷也言宮室既成於外又
作二門制度高嚴迺立大社於門右觀其營建已具
王者規模戎夷之眾皆行走避之不敢復侵擾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棫拔矣行道兌矣混夷駢
矣維其喙矣

肆故今也愾恚也問聘也棫白樛柞屬也兌通也駢

突也喙息也承上戎醜攸行而言故今敵怒未平不能卽殄滅之禮問不廢亦不自隕墜之言羈縻勿絕也然其後人繁地闢柞棫拔除行道通利昆夷失其險阻奔突而去維其張喙喘息而已據皇矣詩則柞棫以下爲王季之事

虞芮質厥成文王蹶厥生子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禦侮

質正也成平也蹶生未詳傳云蹶動也穎濱蘇氏云文王感動之使禮義之心油然生也疏附使疏者親

也先後前疑後亟也奔奏使人歸趨奏功也禦侮折
衝禦敵也予詩人自予也言文王盛德當興予曰亦
賴有此四臣助之戒成王明作有功卽有僚也牟氏
曰據經文虞芮質成是大王事傳記竝屬文王誤爾
虞芮質成天下歸心聖孫文王亦以其時蹶然而生
予觀其時多生賢才他日文王之佐竝生於大王居
岐之日

緜九章章六句

緜戒成王也大王遷岐實肇王基規模至鴻遠

文王因之以受命序云文王之興本由大王也
凡凡棫樸薪之槱之濟濟辟王左右趣之

樸叢生也槱積也濟濟容貌美也言木生樸屬人可采之積之以喻賢人眾多國可用之儲之是以濟濟君王左右之士皆趣附言濟濟者君使臣以禮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奉璋峩峩士攸宜

奉璋助祭也言濟濟辟王左右既趣附之故當祭祀奉璋之士峩峩然禮儀盛壯是乃俊士之所宜
渢彼涇舟蒸徒楫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楫櫂也言涇舟汎流則眾人櫂之以興周王往行則六軍從之言士文武備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

倬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遐遠也作興也言雲漢倬然長大則文章竟天周王壽考長年則作人豈不遠乎頌禱之

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凡綱張之爲綱理之爲紀此章言作人之實也瑞玉曰金玉不雕琢不成器追琢所以美其文金玉所以成其質君子作人彬

彬如也勉勉我王戒以作人無倦綱紀四方大綱之
小紀之四方之事無不舉言賢人多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棫樸多賢也多賢人者能作人也思皇多士王
國克生維周之楨其謂是乎序云文王能官人
也愚謂經不見美先王意牟氏曰褒揚今王而
勉之之辭也

瞻彼旱麓榛楓濟濟豈弟君子干祿豈弟

旱山名麓山足濟濟多也言登山刊旅見林木繁茂

君子有和易之德祭則受福也重言豈弟者天不和
煦草木不生人不和易福祿不適故丁寧之
瑟彼玉瓚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

瑟頌密貌玉瓚圭瓚也黃流鬱鬯也言君子禮神用
寶器薦嘉味又有和易之德福祿所以降下之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鳶鳴類戾至也言登山以望鳥飛魚躍上下昭察君
子作人之澤如之所及豈不遠乎此章不言福祿美
化作人福莫盛焉

清酒旣載醉牡旣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載在尊也備全具也祭牲山林埋之川澤沈之言酒
醴牲牢豐潔以享祀神神降之大福此章不言豈弟
百順之爲福和樂可知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豈弟君子神所勞矣

燎燔柴也勞勞來也言令民輸薪柴山上燎之以祭
君子和易之德與煙氣俱升神喜慰勞之陸德明云
燎說文作燎一云祭天也

莫莫葛藟施于條枚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回轉也言山上草木葛藟近條枚則但引蔓以緣之
君子近福祿不須回轉以求之成豈弟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旱麓受釐也瑞玉曰篇首言旱麓所祭或卽旱
山又言柞棫民燎或卽柴望之禮余曰經亦不
見褒美先王意疑祭後受釐美今王而勉之之
辭其成王與

思齊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音
則百斯男

周姜大姜也婦有姑辭也言常思莊敬是乃文王之母母敬則子賢也常思順愛稱爲京室之婦婦愛則姑樂也大姒上慕先姑之美音嗣其爲婦則以孝嗣其爲母則不妬百男言子孫多也

惠子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

宗公宗廟先公寡妻寡有之妻賢之也言文王德當神明順於先公無有怨恫其型家有法先閨門次兄弟然後以治天下家邦使皆有儀法瑞玉曰先言嗣

徽音著大姒之賢又言刑寡妻美文王之德

箋引書乃寡兄

勸周公謂武王爲寡有之兄也愚謂若云寡爲謙辭恐非臣子所得稱之

雖離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亦保

承上言文王和以處家敬以在廟然和從敬生故言其敬無所不在雖不顯明亦如神臨視之雖無厭射亦自心保守之言其德純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戎昆夷也疾患難也承上言文王德純故今外患雖不殄絕然德之光大亦不瑕疵因言其德無假學習

試問二章章一
雖事不必前聞亦自合於法雖人不有諫諍亦自入
於道言性與天合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數譽髦斯士

成人冠以上也小子童子也造爲也所習有業不虛
廢也古之人謂文王也承上言聖性自然故今一世
人才皆有德造此由文王作人不倦無厭教心遂令
斯士皆成名譽俊久之美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思齊序云文王所以聖也瑞玉曰聖莫大於承

內教德莫加於育英才故以終始焉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上帝耆之憎其式廓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二國夏商也四國四方也耆與嗜同廓大也與匡衡作予是也言大矣上帝視下甚威明監觀四方惟求民之安定欲擇賢君命之乃夏商二國先哲王其美政既不獲見於是究度四方之國求能定民者上帝則嗜好之而卒不可得不惟無善可嗜又憎其爲惡

浸大帝乃眷然顧西岐而言此維予之所居也瑞玉

曰先儒謂二國斥桀紂恐非謂斥殷紂崇侯亦不倫

耆字未詳

牟氏曰匡衡奏議引詩作此維子宅又釋之云天以文王之都爲居也按古注此章及下章竝爲文王事今

從朱子竝爲大王事也

作之屏之其菑其翳修之平之其灌其枿啟之辟之其檼其椐攘之剔之其糜其柘帝遷明德申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旣固

木立死曰菑自斃曰翳灌叢生枿行生一云栢也檼河柳椐檼也糜山桑柘桑屬也作屏拔去之修平疏

治之啟辟開土移植之以其木易生也攘剔存幹枝落之欲其材易長也串夷昆夷也瑞玉曰串貫也如貫而去也余曰配對也言岐周之地本多林木而近昆夷漸次開闢由帝遷明德之君大王令宅其地昆夷畏之滿路而去天於是立爲君作邦之對受命既堅固不動搖也瑞玉曰配謂大姜也立厥賢妃佐之受命所以固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松柏斯兌帝作邦作對自大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

受祿無喪奄有四方

對配也善兄弟曰友言帝省視岐山木拔道通帝用嘉之既爲作邦又作君配之自大伯王季時已然謂大伯讓而去欲由王季傳文王也但其心隱維王季能因其心而友之所以友者惟益修德厚福慶與兄以讓德之先王季之身旣受祿無失其後子孫遂有四方於是大伯之先美始大顯也

維此王季帝度其心猶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旣受

帝祉施于孫子

心能制義曰度。猶與莫通清靜也。君德明爲本。故首稱焉。明辨於事類。察於人長。教誨不倦。君賞慶刑威。順慈和徧服。比上下相親。言維此王季。天誘其衷。使其心能度物。清靜其德。音俾教令不繁。心靜自然生明。因數其德。能明能類。能長能君。故其君此大邦。能與民順。比其德如此。至於文王。其德益尤大之。靡有遺恨。是以旣身受福祉。而又延及於孫子。瑞玉曰。孫子武王也。主王季而言。又曰。王此大邦。追稱王也。疏云

傳箋九言曰者皆昭二十八年左傳文此云維此王季彼言維此文王者經涉亂離師有異讀後人因卽存之不敢追改今王肅注及韓詩亦作文王是異讀之驗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密人不恭
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
篤周祜以對于天下

畔離也援取也誕大也岸毛傳云高位也接孟子作
遏旅作莒疑亦地名也假言天告文王無如此離道
而苟取無如此貪羨而妄求則大能先知先覺登於
高位將述伐國之事故以此起之因言密人不恭敢

距違大邦擅兵侵阮往至共地文王赫怒整師旅以
遏其徂旅者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之望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
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
之方下民之王

京高邱也瑞玉曰密人爲二師一師侵阮一師徂共
前云以按徂旅蓋遏其徂共者也云王赫斯怒文王
自禦之也此云依其在京侵自阮疆乃遏其侵阮者
也不言王別遣將禦之也是文王伐密亦爲二師故

經分兩章言之言依其在京兵行依山爲固也侵自
阮疆侵其侵阮者也陟我高岡以觀師也密人之矢
無敢及我陵阿其馬無敢飲我泉池皆言我者有之
之辭密人驚遁而去也於是相度善原其地在岐陽
渭側爲萬邦之所嚮作下民之君王此言作程也余
曰鮮原竹書以爲地名毛傳云小山別大山曰鮮
帝謂文王子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
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鈞援
與爾臨衝以伐崇墉

不大聲以色箋云不虛廣言語以外作容貌不長夏
以革李文貞公曰長諸夏以文德不以兵革是也仇
傳云匹也鉤鉤梯臨臨車衝衝車墉城也言帝謂文
王予思明德之人化民不以聲色長人不以兵革不
以識識不以知知循性自然動合天則此明德也又
言帝謂文王詢爾仇匹之臣觀其方略同爾兄弟之
國一乃心力以往伐崇於是崇侯虎倡紂爲惡故天
命討之瑞玉曰仇方不合從箋作讐國文王伐崇誅
暴非復讐也史記所載亦失實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連連攸馘安安是類是禡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絕是忽四方以無拂

閑閑徐也言言高大貌連連屬續貌安安不暴也類祭上帝禡師祭也致招使至也附諭使降也茀茀彊盛貌仡仡堅壯貌瑞玉曰言言仡仡而國滅城堅人瑕也余曰伐擊刺也肆犯突也言文王伐崇執訊斬馘不事殘暴欲致其歸附而已四方聞之已畏其威無有敢慢侮者及崇人不服於是伐肆絕滅之四方

懷其德無有敢拂戾者春秋傳云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復伐之因壘而降是兩節事故詩兩言之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皇矣序云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愚謂前四章述祖德也後四章述文王也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臺以占候靈物曰靈者神之也經度也營表也攻作

也不日不設期日也言文王爲臺方始經營庶民競
築作之不日而成文王戒令勿急庶民樂事如子超
而來

王在靈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鳥翯翯王在靈沼於
初魚躍

囿沼曰靈因臺也囿所以域養禽獸濯濯肥澤貌翯
翯潔白貌物滿也言文王以時觀游來在囿沼鹿伏
其所不驚暨鳥獸魚鼈咸若民樂其樂也

虞業維樅賁鼓維鏞於論鼓鐘於樂辟靡

橫曰拘植曰虞所以懸鐘鼓業大版也橒崇牙也貢
大鼓鏞大鐘論說也辟廡學名辟璧通廡澤也言辟
廡成文王觀焉乃作樂於哉講論乎鐘鼓於哉作樂
乎辟廡民皆來觀禮故美而樂之

於論鼓鐘於樂辟廡鼔逢逢曠曠奏公

鼈皮可冒鼓逢逢聲和也曠曠樂工也樂更端曰奏
公公堂辟廡之堂也疊上二句言間鼈鼓之聲知曠
曠方奏樂於廡宮民皆尋聲來觀之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一二章章四句

靈臺樂文王也民樂其樂詩人述其事以美之
文王遷豐始立靈臺天象以占繼作辟廟人才
以育辟廟靈臺皆在國之郊或云靈臺國東南
辟廟西郊也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下猶後也瑞玉曰居殷下世而有武功者維周余曰
小序謂繼文言周上文德下武功也三后大王王季
文王也言周雖武功定天下其先世世有明德三后
神靈既在天武王又能配對之於鎬京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言武王所以配于京由其於三后世德起而求之長
言配合天命則成王者之信於天下或疑此詩有成
王字當爲康王以後詩朱子云當如舊說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言王道成於信則下土法之所以信者由其長言孝
思不忘故可以爲法瑞玉曰天子庶人孝之事不同
思則一爾

媚茲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一人對三后則文王也忠孝爲順德服事也文王於
殷不失臣節順德也武王愛茲所爲所以應合者亦
維順德忠孝一節也故長言孝思則昭明其繼嗣先
王之事言欲服事殷

昭茲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祐

來後世也許進也繩繼也祖文王也武迹也言武王
能昭明其繼志之事後進子孫亦慕效之繼續乃祖
之迹子旣思孝孫復象賢將萬斯年受福無窮
受天之祐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遐遠也言子孫受天祐四方諸侯皆來朝賀萬年翊
戴豈不遠有輔佐乎

下武六章章四句

下武序云繼文也周世世有文德文王謨不顯
哉武王承之孔子云武王達孝乎善繼人之志
者也愚按序繼文之文非文王箋誤

文王有聲通駿有聲通求厥寧通觀厥成文王烝哉
聲令聞也適發語辭烝語辭或歎美辭猶楚辭些只
也言文王本有聲爲西伯後又大有聲其率方國惟

求安民觀其成功是乃文王哉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旣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作邑徙都也豐卽崇地也言文王受天命討有罪有此武功旣伐崇國因作豐邑徙都之以應天命

築城伊減作豐伊匝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減疾流也傳云成溝也言文王築城而溝之不自侈大城方十里溝深廣八尺其作邑居亦與之匹非以急遂其欲乃追述先人以來之孝思繼其業爾變謚言王后者美大之

王公伊濯維豐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王公謂先公也濯明也言先公以來功業漸已著明
及築豐垣四方歸之倚爲楨幹垣翰相依也再言王
后者別異於王公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豐水會渭東注河豐邑在其西鎬京在其東主鎬言
見其東注爾稱皇王者有天下之大號

鎬京辟廡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鎬京武王都言武王徙都鎬復修文之辟廡講學行

禮東西南北無不心服之遂王天下也以武功稱文
王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以辭靡美武王明武王
之武非不足於文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正定也言武王始營鎬京嘗稽於卜問可宅以否龜
出吉兆正定之武王乃作邑成之武王舉謚者著其

實

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詒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芑牟氏曰糜芑之芑是也仕傳云事也瑞玉曰翼輔

也言豐水之旁有芑焉土田肥美武王豈不欲事於此乃遷者欲遺子孫萬世之謀以安定輔翼之爾余曰孫謀定則子安子孫安則民甯求甯觀成文武之心一而已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有聲序云繼伐也文王有功伐武王能繼其聲而大之孔子云武王達孝乎善述人之事者也愚按序繼伐之伐非伐國箋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

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姜姓嫄名高辛氏妃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帝卽高
辛氏武迹也介次舍也止居息也言溯其始生周人
是維姜嫄由禋祀郊禩以祈子隨帝而行將事齊敏
上帝歆之旣歸於所進御舍止之處遂震動而早有
娠及生子長育之是爲后稷也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不坼不副無菑無害以赫厥靈上
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誕語辭達羊子也坼裂也瑞玉曰副貳也媯助收生

者余曰無苗母不憂也無害子不病也赫顯也靈異
也稷生有奇表異相言娠后稷纔滿月首生如達之
易母子皆無苦然以其狀貌顯異姜嫄疑之豈上帝
不寧乎不安我之禋祀乎何使我安然而生異子以
是欲棄之牟氏曰居然猶塊然始落地時不泣以爲
不育故棄之已乃呱呱而泣故遂收養之

誕寘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
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矣實覃實訏厥聲

載路

腓茲也字愛也會值也覆蓋之翼藉之覃長也訏大
也言子生靈異姜嫄欲不舉之三寢危地乃見飛鳥
覆藉始收養之人來鳥乃去兒寒泣呱呱其聲長大
滿路人皆聞知非常人矣牟氏曰聲長路人皆聞
故得知其不死收養之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載之荏菽荏菽旆旆
役穟穟麻麥幪幪瓜瓞唪唪

岐立貌嶷行貌瑞玉曰就口食以物就口取食也余
曰荏菽大豆旆旆揚起貌說文云役禾末也瑞玉曰

穉穉猶穠穠是也幪幪密貌牽牽實多而胞也言后稷匍匐之年已自岐嶷能行步取口食異於常人遂執五穀皆美好耕農自其天性也又麻麥幪幪二句麻煙麥浪狀幪幪瓜熟以指彈之聲牽牽

誕后稷之稽有相之道茀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袞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栗卽有邰家室后稷農官也方房也苞甲而未坼也種可爲種也袞漸長也發發管也秀吐華也堅粒汁滿也好形圓正也穎末垂貌栗不秕也言后稷掌稼稽盡人力之助

有輔相天地之道茀草而耕黃茂是種由漬種以至成熟皆是有相道也及功成堯就其母家成國封之令世世祀姜嫄

苗將秀心如竹管穗發中而出故美云發發管時也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恒之秬秠是種是畝恒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者也糜赤粱芑白粱恒常也可常種之畝棲於畝也肇始也祀郊祀也上言后稷之功此下祀以配天也言后稷降播於民嘉種甚多獨言四穀者秬秠爲鬯酒糜芑爲粢盛主祭而言爾

四穀既恆種之於其收成穫刈之畝棲之任抱之背
負之以歸爲酒食肇稱殷禮焉冬至陽之始故郊稱
肇祀此郊主報天故配稷之事略而不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
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軾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春者臼擣之揄春畢抒米於臼也簸者箕揚之蹂簸
時揉米於箕也釋淅米爲酒也叟叟聲也烝炊米爲
餧也浮浮氣也謀諏日擇士惟齋戒具脩蕭蒿也脂
脰膏也羝牡羊也軾道祭也燔燒也烈炙也嗣歲新

歲也承上言冬至郊畢乃祀羣神我祀如何乎飲食
精鑿謀惟具備於其祭時取蕭炳脂以升臭用羝廟
西以祭軾燔烈其肉爲尸羞潔敬如此者將以興起
新歲之豐年爾瑞玉問天子祭百神何獨稱軾余曰
軾五祀之一祭以冬時在冬至郊後正月郊前故序
列在此又五祀羣神舉一可以包之

印盛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
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祭天用陶匏尚質也鬼神食

氣曰歆迄至也此言正月之郊豆登始薦香氣初升
上帝已安饗之周人尙臭故言何芳臭誠得其時乎
蓋因郊祀配以后稷庶無慢天之罪亦無棄農之悔
自有天下以至于今無敢失墜也瑞玉問先儒皆以
肇祀爲后稷始祀余曰正月歲之始於此而郊故稱
肇祀此郊主祈穀配以后稷故特詳焉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生民序云尊祖也冬至之郊大報天孟春之郊
爲祈穀日用上辛以后稷配述其相穡之功原

其始生之異欲明文武興於有邰配天起於播種周公制禮郊祀之後飲酒受釐陳戒之樂歌也

敦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瑞玉曰爾爾行葦也余曰爾語助也言敦然聚者道旁之葦須禁牛羊踐履乃能叢生成形體枝葉柔澤以喻兄弟至親聚之則盛離之則傷是以戚戚然親之又親莫令疏遠須當偕俱如彼行葦爾也故今相

與燕集幼者爲之設筵老者又加以几按古注爾與
邇通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醯醢以薦
或燔或炙嘉殼脾臚或歌或竽

主曰獻客曰酢主又洗爵醯醢客受而奠之不舉斝殷
爵也醯肉汁醯肉醬殼脾蒸也脾土臚也臚口上肉
也比琴瑟曰歌徒擊鼓曰竽承上言幼者肆筵又加
設重席老者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以優之於是
飲酒正饌之外又加嘉殼旅酬之後乃歌焉燕禮無

論語卷第十一
三二
弓射有之

敦弓旣堅四鍛旣鈞舍矢旣均序賓以賢敦弓旣句旣
挾四鍛四鍛如樹序賓以不侮

敦雕通畫也堅勁也鍛金鏹翦羽矢也鈞參亭也均
皆中也賢中多者也句彀通引滿也射禮揖三挾一
个旣挾四鍛則徧釋矣如樹如手就樹之不侮敬也
言旅酬之後乃爲燕射其射之次以中多爲雋以不
侮爲德王與族燕無爲賓之道言序賓者射以爲樂
猶投壺云某黨云爾箋以爲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
以爲燕射呂東萊以爲肅說是

曾孫維主酒醴維醻酌以大斗以祈黃耇黃耇台背以
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曾孫兄弟弟子也維主主爲舉觶也醻厚也大斗柄
長三尺挹酒器也祈求也求中以辭養酒所以養老
也台背老人背隆起也在前曰引在旁曰翼祺吉也
言旣射之後飲猶未終舉觶無算觶皆子孫之事故
令之爲主又爲罰觶飲不中者以爲笑樂不云罰之
謂酌大斗以求汝壽使汝大老台背不能行步我當
以禮引導輔翼之又祝汝壽考安吉介大福皆述其

詩解
笑樂之辭

行葷四章章八句

行葷燕兄弟也王與族燕世降一等親有盡時
服之窮也王者親親之心無盡時因其閒暇召
之燕會所以聯而親之使亦親我也親親而行
葷之恩篤爲之几筵以安之爲之酒殽歌舞樂以
樂之既燕而射所以歡洽笑語導養氣血使不
壅滯以成福祿爾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君子目王也瑞玉曰飽德者鬼神饗德充滿如飽然
尸嘏主人言醉酒飽德如此願汝壽考天又助以大
福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殽俎實也言酒醉矣殽羞又進既願君子壽考又欲
天助其德令光明瑞玉曰壽者恐其老而昏故願介
爾昭明猶云天牖其衷也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戶嘉告

融和也公戶君戶也瑞玉曰德明而融如日允和暖

自然高朗而善終終則有始遞嬗無窮故我公戶得以善言告之如下文所云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靜嘉清潔而美也朋友賓客助祭者也攝檢也言嘉告維何以其籩豆美善羣臣又相攝佐以威儀瑞玉曰籩豆言靜所謂君婦莫莫爲下女士起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孝子主人嗣子祭祀之終舉奠者也言威儀甚得時又有孝子以舉奠孝心不窮竭故天長錫以善類瑞

玉曰類肖也子孫賢克肖其父祖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肩

壺宮中巷也允子孫也言其類維何不越室家之內
汝旣享壽考天又長錫福祚於汝子孫瑞玉曰錫汝
有福祚之嗣也

其肩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僕附也言其允維何旣生賢嗣天又被以爾之福祿
使世世爲天子又爲大命所附屬如下章之事瑞玉
曰僕言隨其後也

其僕維何釐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釐予也女士女有士行者從隨也言生賢子孫又生淑媛爲之妃瑞玉曰既有賢妃當復生賢子孫如隨而至所謂僕也

旣醉八章章四句

旣醉嘏辭也主人潔敬饋食祭而受釐祝傳尸意以嘏之嘏有二其爲神之辭曰來女孝孫使女受祿子天宜稼子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其爲尸之辭則此篇是也一章二章述致嘏之由

三章以下皆述嘏之辭

鳬鷺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旣清爾殽旣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鳬鴨也鷺鷗也言水鳥在水中得所安以喻公尸釋象神之敬洽賓主之歡意亦閒適故來燕來寧也酒清殽馨公尸於是燕飲王於祭時已受福祿至此又來成就之始言公尸來燕方來也又言公尸燕飲正燕也

鳬鷺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旣多爾殽旣嘉公尸燕

飲福祿來爲

沙水旁也爲猶助也言水鳥在水旁其地宜稱以鶩
王賓敬公戶事亦相當故來燕來宜也酒多殽嘉燕
戶備禮福祿又來助之

鳬鷺在渚公戶來燕來處爾酒旣湑爾殽伊脯公戶燕
飲福祿來下

渚沚也言水鳥在渚止得其處以喻公戶來燕亦得
其處所酒湑殽脯福祿隨公戶又來下之言下明神
在上也

鳬鷺在澠公戶來燕來宗旣燕于宗福祿攸降公戶燕飲福祿來崇

澠水會也宗尊也言水鳥在眾水交會處其地明顯以喻公戶來燕爲眾賓所尊昨日妥侑旣燕於宗廟爲福祿所降今又燕於寢室福祿來積而愈崇

鳬鷺在臺公戶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戶燕飲無有後艱

臺山絕水如門也熏熏和說也瑞玉曰說文作醺云醉也言水鳥在水旁峽中意亦樂之以喻公戶來止

醉然後歸飲旨酒而樂食燔炙而香以此人和神喜
永降之福自今而後無有艱難傳云無有後艱言不
敢多祈也

鳬鷺五章章六句

鳴鷺繹賓戶也祭之明日繹於廟門外因其祭
食以燕戶或云宗廟之祭以明日其祀天地羣
神燕戶卽用祭之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
天申之千祿百福子孫千億

假大也一作嘉戒成王言大可樂之君子有顯明之
令德安民官人皆得宜以此受福祿於天旣保安右
助命之以位又自天申重之所以然者惟以德干祿
而膺百福斯子孫至於千億年瑞玉問民人何以宜
余曰更無他功美止是其人應承當者予之而已是
宜也

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率由舊章威儀抑抑德
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

抑抑謙下也言德容敬美宜稱其爲君王不有過誤

不有遺失循用祖宗之成法一無所變更威儀謙謹
教令有序無怨忠直無惡老成循用羣臣之賢者以
匹偶於己成王初服故戒以此書云厥若彝及撫事
惟以在周工

受福無疆四方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
于天子不解于位民之攸墾

朋友卽百辟卿士也承上言君子令德如此則能受
無疆之福長爲四方之綱君綱之臣紀之天下無事
清燕之福及於羣臣矣內外臣工益愛戴天子無敢

怠荒其職位民所以休息此宜民宜人之寶

假樂三章章八句

古注四章章六句愚按或作六章章四句亦可

假樂訓成王也王初涖政戒以太平君子持盈
守成爾一章言以德獲福哲命自貽二章言顯
顯令德三章言宜民宜人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餚糧于橐
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行

公劉后稷曾孫也積露積橐腰纏橐有底橐也戚揚
斧鉞也后稷子不窩失官竄於西戎及公劉復興始

遷幽故言厚乎公劉之爲君也瑞玉曰公劉將欲遷
不敢寧居乃先往幽地治田疇實倉廩旣有備乃率
民而往於是裹餚于橐裹糧于囊思以和輯民人令
合謀協慮以光大國家旣聚行糧又飭武備防寇鈔
於是始啟行而遷焉又曰疆場積倉卽指幽言下文
度原徹田皆是也以理而言不先經理幽國卒然來
數萬人於何仰賴

篤公劉于胥斯原旣庶旣繁旣順迺宣而無永歎陟則
在嶼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韁琫容刀

嶽山頂也丹帶也容刀容飾之刀也言公劉始來相
地民人從者既繁庶所相之地既順眾心乃宣告於
眾皆曰善無有長歎息者公劉猶懼不審乃陟嶽復
降原再審之陟降皆徒行故人見其佩玉瑤容刀喜
其勤民也瑞玉曰既庶既繁似言生物茂盛見土田
美爾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迺陟南岡乃覲于京京師
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百泉眾水也京高邱也師眾也上章定民居此章建

國邑也言公劉欲定都先往眾水所會處瞻彼原勢之廣大又升南山之岡乃見幽之野有邱山水盤聚可以居大眾而都之於是國民來處者處之羈旅來歸者廬之出號令自言之議政事公語之瑞玉曰處處言居者多廬旅言居不能容廬處之言言語語廬舍繁密人聲喧闐也

篤公劉于京斯依蹠蹠濟濟俾筵俾几旣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曹羣也謂羣臣牢牧閑也何氏云此章行遷廟之禮

是也言公劉于京斯安乃遷主以從羣臣與祭皆有
威儀使人鋪筵設同几奉主登筵神乃依几行禮已
終乃召至羣臣以燕之般豕爲食酌匏而飲貴其儉
質自爲之君又爲之立宗宗以族得民故建國立宗
事相須

篤公劉旣溥旣長旣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
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幽居允荒

景測日也單無羨卒也徹通也山西曰夕陽荒大也
此章稅田制軍也言公劉制田旣廣其東西又長其

南北既考日景以正方面乃登高岡相其陰陽寒暖所宜觀其流泉浸潤所及其軍之制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其田之制度其下隰與平原而徹之使通力均作因稅其入爲糧井田必須衍沃故度限原也又度山西之地山林陵麓田不井授亦不徹焉廣境土而已幽國之居於是信大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夙爰有夾其皇澗迺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鞫之卽

亂橫渡也厲砥也鍛鐵也止基疑皆器名止石爲鍛

質也基田器之屬也遡鄉也芮水內鞠水外一云芮
同汭水名也瑞玉曰此章制財用也國新立農事備
飭當來百工以富民余曰公劉于幽治館以舍百工
從漆水橫渡渭水至南山取厲石爲楨質鍛爲鎡基
乃理治之百工所聚商賈歸之於是人眾財有戶口
日繁或夾皇澗而居或嚮過澗而處既而羈旅來止
者愈益密不能容又就澗水之內外處焉

公劉六章章十句

公劉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

民事美公劉厚於民而獻是詩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餽饋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泂水也一云水貌潦流潦也餽蒸米也言一水爾酌
彼行潦之餘挹於彼所注於此器澄而用之可爲粢
盛薦神明戒成王物之薄者人猶不棄法之美者王
當挹取也學爲豈弟君子則爲民父母矣瑞玉曰挹
彼注茲學爲世子法也案毛傳云豈樂也弟易也又
圭引此詩而釋之曰愷者大也悌者長也君子之德長且大者則爲民父母
也

道上流潦可濂器事神有德則爲民心所歸在人挹注之爾

泂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溉滌器名也記云器之溉者不寫

泂酌三章章五句

泂酌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瑞玉曰教世子法
也成王幼周公抗世子法於伯禽召公戒以潢
汙行潦可薦神明欲王酌而用之爾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卷曲也君子賢人也篇內竝同言陵曲則疾風入之
渝王屈體待賢則賢人歸之故君子有樂易之德者
來從王游來就王歌以陳其好音言游歌者卷阿之
上王游焉

伴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
公曾矣

瑞玉曰伴陪也奐美也爾爾王也優游閒適也曾久
也言羣臣伴王游者威儀閑美優游休息然非徒游
而已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則似先君享壽悠

久

爾土字坂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
爾主矣

土字謂居民土地屋宅也坂大也章明也言登此卷
阿見爾人煙廬井大章明亦甚富厚矣然保之爲難
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則爲百神主也有天下
者主百神

爾受命長矣茀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
爾常矣

瑞玉曰茀草多也福祿如之言受命長茀祿康是卽純嘏也然福基於德樂易君子能使爾充滿德性乃常享大福矣結上三章

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馮依也翼輔也孝畜也德得也言忠諒可託才能可
任孝行可傳德美可述賢品有此四等王以之引導
於己輔翼於己則豈弟君子能爲四方之則瑞玉曰
四有戒王旁求賢也猶云子無謂秦無人

駟駟卬卬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顯顯嚴貌印印盛貌半圭爲璋合二璋成一圭君執
圭臣執璋也言明良相得君顯顯於上臣印印於下
君與賢一體如圭然臣與君合德如璋然由是遠人
聞其聲近人望其儀豈弟君子信可以綱維四方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集爰止藹藹王多吉士維君子
使媚于天下

鳳凰靈鳥也藹藹和羣貌是時鳳鳥至故言鳳凰飛
眾鳥從之羽聲翩翩然亦與鳳鳥皆集所止猶賢人
所在羣士皆附而至也故王之朝多藹吉士可以維

在位君子任使率以忠愛天子瑞玉曰鳳凰喻聖君
也有聖君則賢臣附翼而至故云王多吉士
鳳凰于飛翩翩其羽亦傅于天鵠鵠王多吉人維君子
命媚于庶人

亦集爰止始進也亦傅于天近君也吉人眾多維在
位君子所命率以親愛庶人爲天子勤民焉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華華斐斐雛
雛喈喈

山之東曰朝陽言鳳凰所以鳴高岡由梧桐生於朝

陽鳳凰非梧桐不棲故華華萋萋則雛雛喈喈喻賢人所以登朝由聖君以禮致之欲王圖任賢令多士鳴周也瑞玉曰鳳鳴高岡喻聖王立朝廷桐生朝陽喻多士生王國

君子之車旣庶且多君子之馬旣闊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不多意少之也瑞玉曰王游卷阿羣臣從之車馬繁盛賢人旣多矣又欲王不自足也但言不盡意陳詩猶以爲少維欲王遂爲樂歌日聽之自省焉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卷阿序云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當求賢用吉士
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隨以
謹無良式遏寇虐憐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汔幾也詭隨懷詐面從也寇虐害民如寇賊也柔安
也能馴習也穆公戒同列用事者言民亦疲勞庶幾
可小安之乎京師天下根本當愛此以安四方欲安
勞民先除姦人姦人欲竊權寵故爲詭隨之行貌類
恭順心實不良及得志則虐害民曾不畏天之明命

故戒用事者遇詭隨無放縱之以謹防無良之人用
預止其寇虐無畏憚者小人盡去柔遠人以綏四方
能邇人以惠中國則可以安定我王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述無縱詭隨以
謹惛惄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迷聚也民休息則生聚惛惄昏亂譴譁也詭隨之人
利口譴譁惑亂主聽君一用之則肆寇虐爲民憂當
謹防預遏之以安民爾前有功於國今無棄前勞則
爲王之休美瑞玉曰始於詭隨終於寇虐惡由小至

大故此二句篇內皆不易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慎威儀以近有德

慝陰惡也詭隨之人利口惑君反覆無窮極君用之則爲寇虐陰害善良故當謹防預遏之無使其得匿焉然欲去姦須親賢賢人有禮乃就須敬慎威儀則有德之人至可親近之

民亦勞止汔可小憯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惕猶憇也泄猶出也戎汝也詭隨之人陰蠱惑君行事醜惡君用之則賊害善良使正道敗壞故又戒同列言汝雖小子而所用事甚廣大不可不謹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繩繩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繩繩固結也玉寶愛也詭隨之人得君益深其勢牢固愈肆賊虐誅害善良使正道反戾則善人盡矣故又戒言王欲玉汝貴重之我以是故用大諫正於汝諫同列乃所以諫王

民勞五章章十句

民勞序云召穆公刺厲王也厲王虐而監謗人
莫敢言託爲戒同列之辭爾余問厲王暴虐不
僅繇役發首止言民勞何瑞玉曰民終歲勤勞
上之賦斂重繇役煩民愈不得安息經故兼二
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瘅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
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上帝喻王也板板反也言上天反其常道下民盡病

在位之臣出言而不行爲謀又不遠其心自恣以爲
靡有聖人管管我者是以出話不實於信爲謀未能
深遠我以是故用大諫於汝余間不實於亶卽出話
不然猶之未遠卽爲猶不遠重出何爲瑞玉曰下二
語較上更進靡聖自恣愈矯誣不實爲謀鄙近又以
起大諫也牟氏曰爲因謀不遠故話不然也時旣靡
有聖人管管於人今之諫者亦不能實在可信但汝
謀之不遠我不得不諫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無然泄泄辭之輯矣民

之洽矣辭之擇矣民之莫矣

天亦喻王也憲憲猶軒軒泄泄猶沓沓辭亦話也言
天運艱難無軒軒然意氣揚舉天步顛蹶無沓沓然
志意弛緩因其出話不然故戒以出辭之頃羣臣和
輯悅懌同謀協慮則民心合洽而安定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我言維服勿
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

服事也言我與爾職事雖異乃與汝同爲王官我就
爾謀反囂囂然聚而笑我不知我言乃可服行汝無

笑之我謀非爲猶不遠我言非出話不然也古人有
云采薪之人尙詢之況同僚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小子躊躇匪我言耄爾
用憂謔多將熇熇不可救藥

灌灌款款也耄老而昏也言王方暴虐汝無如此戲
侮也老者憂其然款誠忠告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
非我老耄而妄言乃汝以憂爲戲爾不憂其可憂憂
將益多如火熾盛不可救治

天之方憤無爲夸毗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殷尻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夸毗體柔也殷屎呻吟也葵向也言王今方威怒小人無得柔媚順從令君臣威儀盡迷亂善人畏禍端居如尸然不得有爲民方愁苦呻吟則坐視莫敢向我說及喪亂無資財曾又莫能愛我眾所謂善人載尸者也

殷屎未詳說文作怨尸

天之牖民如壠如篋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無自立辟

牖導也窗所以導明辟邪也辟法也言民性本善王

之導民如撫篋唱和如圭璋判合如取求攜得攜而
必從無曰有所增益費力也牖民甚易爾今民多邪
辟乃無牖之者民無由自立於法度豈其罪也瑞玉
曰益多也攜物者無得曰多而難勝牖民如此甚易
爾

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
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介人大人國之巨室王之貴臣是也大邦成國諸侯
也屏樹也翰幹也言介人立朝德威服遠足以捍外

而爲藩京師大眾爲王守邦足以衛內而爲垣瑞玉
曰大邦彊國居內外之間足以捍蔽而爲屏大宗以
族得民民爲垣則此爲幹矣抱德之人君所倚以爲
寧宗子王之子弟守衛王室猶城然人君失德宗子
離心則城壞而藩垣屏翰寧皆徹君獨居矣斯可畏
矣無然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
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昊天亦眷王也王往也旦亦明也衍寬舒也言王威

怒變亂已極汝當敬之敬之無敢戲怠縱恣所以須
敬者爾與王日親近凡王明日之時一出入往來一
游行寬衍皆與爾偕及爾奈何弗敬

板八章章八句

板序云凡伯刺厲王也亦爲戒同列之辭